

<<故乡天下黄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故乡天下黄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9970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9973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刘震云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故乡天下黄花>>

### 内容概要

孙村长的尸首被抬回村以后，停放在他家西厢院里。这里是孙村长生前办公的地方，门口挂着“马村村公所”的牌子。村里办公一直没个正经地方，孙村长就在家挂牌办公。村里发生纠纷，原告、被告就到这所房子来说理。双方各出五斤白面，由村丁冯尾巴烙成热饼，村长、副村长、各姓族长吃了热饼再说理。烙饼的大锅，还在院子里支着。夏秋两季收田赋、过兵派夫派牲口、县上募丁、招待上头来的公差，也都在这所房子里。现在这里成了孙村长的灵堂。门上蒙着烧纸，院子里有两个木匠在“劈里啪啦”做棺材。

<<故乡天下黄花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分村长的谋杀民国初年第二部分鬼子来了一九四 年第三部分翻身一九四九年第四部分文化一  
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

## &lt;&lt;故乡天下黄花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部分 村长的谋杀 民国初年 一 腊月初四夜里，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。

令人感到可气的是，凶手在勒死孙村长以后，还不慌不忙蹲在土窑里吃了一阵烤红薯。

因为在孙村长尸首旁边，留有一堆红薯皮。

副村长路黑小说：“勒死人还吃红薯，不是土匪是什么！”

” 村丁冯尾巴说：“不会是少东家想不开，自己上吊的吧？”

” 路黑小瞪了他一眼：“土窑里能上吊？”

你上一个我看一看！

现在土匪恁多，可是不敢大意！

” 孙村长的父亲孙老元拄着拐棍来到土窑里，路黑小指着红薯皮：“老叔，看这红薯皮！”

” 孙老元一见儿子的尸首，泪顿时就下来了，顿着拐棍说：“我家人老几辈，没干过亏心事！”

” 孙村长有两个老婆。

大老婆三十五岁，小老婆十八岁。

大老婆一见尸首，扑上去就哭；小老婆一见尸首，扭身就往家跑，去收拾自己的包袱细软。

平日大老婆表现不好，在家里摔盆打碗，小老婆见人先笑。

现在一到关键时候，就把人考验出来了。

孙老元又顿着拐棍说：“还是老大好，还是老大好！”

” 孙村长享年三十二岁。

孙村长的尸首被抬回村以后，停放在他家西厢院里。

这里是孙村长生前办公的地方，门口挂着“马村村公所”的牌子。

村里办公一直没个正经地方，孙村长就在家挂牌办公。

村里发生纠纷，原告、被告就到这所房子来说理。

双方各出五斤白面，由村丁冯尾巴烙成热饼，村长、副村长、各姓族长吃了热饼再说理。

烙饼的大锅，还在院子里支着。

夏秋两季收田赋、过兵派夫派牲口、县上募丁、招待上头来的公差，也都在这所房子里。

现在这里成了孙村长的灵堂。

门上蒙着烧纸，院子里有两个木匠在“劈里啪啦”做棺材。

棺材做好以后，孙村长入了殓。

他唯一的儿子孙屎根（八岁），头上勒条白布，身上穿著孝衣，跪在棺材前，族内后辈分跪在棺材两边，开始接受人们的吊唁。

副村长路黑小头上也拴条白布，站在门口喊丧。

吊丧的人一来，路黑小就扯着嗓子喊：“有客奠了！”

” “奏乐！”

” “烧张纸！”

” “送孝布一块！”

” 路黑小一喊，院外一桌响器就奏乐，棺材两旁的后辈就伏下身子哭，吊丧的人开始在棺材前跪拜，村丁冯尾巴马上跑到棺材前烧张纸。

吊丧完毕，孙村长八岁的儿子孙屎根爬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双腿跪下，头上举一个托盘，向奠客送上一块孝布。

村长死了，村里人都来吊唁。

纸不断地烧，院子里烟气滚滚，像着了大火。

老掌柜孙老元也来吊唁儿子。

他顿着拐棍来到院子里说：“先死为大，殿元，我也给你磕个头吧！”

” 说着，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头。

## &lt;&lt;故乡天下黄花&gt;&gt;

路黑小见老掌柜磕头，也撅着屁股磕了一个头。

村中另一个大户李老喜也来吊唁。

李老喜一来，村中其它来吊唁的闲杂人等、娘儿们小孩子纷纷后撤。

李老喜头戴瓜皮帽，身穿黑布马褂，手里攥着一条毛巾；他家伙计抬着一个黑食盒子。

食盒子打开，里边是八个祭菜，一篮子蒸馍。

食盒子孙家伙计接过，将菜和蒸馍摆在灵前。

纸烧上，孝子伏下身哭，响器奏乐，李老喜开始对着棺材行礼。

他先举冠，撤右腿，跪下，左腿再跪下，一起一伏，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；站起来，用手巾擦眼睛。

退出屋，接过孙屎根献上的一块宽面孝布，转过身，对孙老元拱拱手：“老元，没想到侄子……事情过去以后，到我家里去散散心！”

孙老元拱拱手，说了一句“老喜……”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孙老元今年五十五岁，李老喜大他两岁。

两人拱过手，李老喜由孙老元的本家侄子孙毛旦送到门外，又拱了一回手，带着自家伙计，骑上驴走了。

奠了两天，村里村外的奠客，都奠得差不多了。

令人感到愤怒的是，孙村长两个老婆的娘家，都没有来奠。

大老婆的娘家没来可以原谅，孙村长生前曾与她家闹过矛盾，有一年春节到她家串亲，因为一盅酒的喝法，打过老丈人一巴掌，两家断绝了来往；小老婆娘家是佃户，孙村长生前对她家多有照应，曾让人赶着大车到她家帮助拉过盐，后来又帮助他们开了个饭馆，现在人死了，连面都不照。

孙村长的本家兄弟孙毛旦负责丧事的外围事情，就对孙老元说：“小老婆她爹不通人性，老叔，你发一句话，我带两个村丁去开导开导他！”

孙老元说：“毛旦，现在殿元停尸在地，发送没有发送，凶手没有下落，还开导他干什么！”

腊八这天，县上司法科来了三个人，调查孙村长被杀事件。

为首一个姓马的股长，下边两个股员。

老马过去在县竹业社破竹篾，去年他姐夫调到这个县当司法科科长，他便到司法科当股长。

下边一个股员年龄大些，五十多岁；一个年纪轻些，二十多岁。

三个人在孙村长家里吃过腊八粥，吸了几袋烟，便由孙毛旦陪同，察看了一下已经入殓的孙村长，又到村西察看了一下土窑，便又回到孙村长家吃酒。

老马对坐在上首的孙老元说：“老叔，已经查过了，孙村长真是被麻绳勒死的！”

孙毛旦性子急些，接上去说：“勒死谁不知道是勒死的？”

问题是誰把我哥勒死的，老马，你得捉住他！”

老马看孙毛旦这么说话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吸着水烟说：“捉住是要捉住，但捉一个人是说话的？”

你兄弟本事大，我老马没来，不是你也没捉住他？”

这时陪客的副村长路黑小说：“老马，要考虑就往土匪窝里考虑，看那窑里的红薯皮！”

老马又瞪了路黑小一眼：“有红薯皮也不一定是土匪，有土匪也不一定非有红薯皮！”

然后将脸转向孙老元：“老叔，我知道我本事不大，吃这碗饭有些勉强。

但我劝老叔还是想一想，孙村长有哪些仇人。

想出来，让人到县里告诉我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！”

说完，不理别人，独自吸了两袋烟，就带着两个股员回去了。

来时孙老元派马车接他们，走时又用马车把他们送了回去。

一人还送给他们几个夹肉蒸馍。

老马这时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“还拿蒸馍干什么，尽麻烦你们了！”

马车一开，孙毛旦骂道：“这个鸡巴老马，接他来干什么！”

他就会拿蒸馍！”

腊月初十，孙村长出殡。

## &lt;&lt;故乡天下黄花&gt;&gt;

出完殡，散了客人，已是晚上。

副村长路黑小在院子里帮助伙夫收拾剩下的杂菜，大老婆在她房里搂着儿子孙屎根低声啼哭，这时老掌柜孙老元突然一阵火上来，抖着身子咳嗽起来。

本家侄子孙毛旦扶他到屋里躺下，这时家里喂牲口的老冯走进来，垂手站在地下。

孙老元咳嗽完问地下：“老冯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”老冯上前说：“老掌柜，你要保重身子！”

”孙老元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”老冯却没有回去，憋了半天又说：“老掌柜，我有话说。”

”孙老元说：“你说吧。”

”老冯说：“本来这话不该我说，可去年我家小猴子得了大病，多亏老掌柜给他找先生，才捡了一条小命！”

”孙老元说：“老冯，有话你说吧！”

”老冯说：“依我看，这次少东家被害，都怪佃户老西！”

”孙毛旦急忙问：“怎么怪老西，你发现他通匪了吗？”

”老冯说：“他通匪不通匪我不知道，但上次村里过土匪，少东家派他家烙二十张饼，他家只烙了十二张，把一帮土匪给得罪了。”

土匪还打了少东家一巴掌，说是回头算帐，现在肯定是应到这上头了！”

”孙老元和孙毛旦都想起来，十一月村里是过这么一帮土匪。

这些人个头都很矮，操外路口音，为首的一个还掖着一把盒子。

一到村里就让烙饼，孙村长派了饼，派到佃户老西家。

老西家娘儿们不是东西，以为应付土匪像应付他家妯娌呢，能占些便宜就占些便宜，于是只烙了十二张，个头还特别小，把一帮婊子土匪给惹恼了，跳起来打了孙村长一巴掌，说回头算帐。

老冯走后，孙毛旦对孙老元说：“叔，不是老冯提醒，我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，现在看来是了！”

这个鸡巴老西，贪图一把面，害了我哥！”

这帮土匪一时找不着，可老西跑不了。

我带几个人，先去把老西和老西娘儿们吊起来！”

”孙老元又咳嗽一阵。

咳嗽完说：“不要吊老西。”

不会是因为老西一把面。”

”孙毛旦说：“怎么不是老西？”

正是因为一把面才把那帮土匪惹恼了！”

”孙老元说：“也不会是那帮土匪。”

你想想，那帮土匪都操外地口音，会因为几张饼专门回来勒人吗？”

”孙毛旦想了想，也泄了气：“按说是不会。”

可不是这帮土匪，又是谁呢？”

碰上个鸡巴老马，又不会破案，我哥算是白死了！”

”孙老元挥了挥手说：“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去把屎根叫来。”

”八岁的孙屎根头上仍勒着白布，身上仍穿著孝衣，被一个丫头领进来，见孙老元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就站在那里不动。

孙老元问：“屎根，你爹呢？”

”孙屎根哭了好几天，嗓子已经哭哑了，他哑着嗓子说：“我爹死了！”

”孙老元问：“你爹怎么死的？”

”孙屎根说：“我爹是被人勒死了！”

”孙老元拍拍孙屎根的头说：“好，好，去给你娘说，今晚跟爷爷睡吧！”

”这天晚上，孙屎根就在孙老元脚头睡了。

<<故乡天下黄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